

语言趣谈

动物界有语言吗？

沉思的时候是在说话吗？

用手说话行不行？

黑话是不是语言？

什么是“雅语”，“客厅语”？

为什么要换一个说法？

声音是怎样表示意义的？

老年是一件痛苦的事吗？

猫头鹰是“哭鸟”吗？

是谁把话说颠倒了？

胸中能装一根竹子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语言趣谈

徐 青

浙江人民出版社

语言趣谈

徐 青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5 字数73,000

1979年9月第 一 版

1982年2月第三次印刷

印数：194,001—227,000

统一书号：7103·1069

定 价： 0.26 元

前 言

这是一本语言学方面的普及读物，主要是通过一些与语言有关的、又有点故事性的材料，用借题发挥的方法写成的，目的是为了较生动地讲述一些语言知识。语言学毕竟不象文学那样容易吸引人，因此如何把这类读物写得生动活泼些，让读者感到读之有味，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本小册子就是企图在这一点上作一次尝试，并想借此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便引出更多、更好的语言学普及读物，来为广大读者所用。

这份书稿写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写出后就把它搁置了起来，转眼已经十几年了。今天，在党中央领导下，彻底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开始了新的长征。举国上下，正以“攻关”精神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向科学进军！盼望已久的科学的春天、语言学的复兴，终于生气勃勃地来到了。因此，我不避疏漏地把这份稿子拿出来，作了一番修改，呈献给广大读者。不过，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书中欠妥之处，一定还多，热烈欢迎广大读者和专业工作者给予批评。

徐 青

1979.2.15.

目 录

动物界有语言吗?	(1)
——谈语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	
沉思的时候是在说话吗?	(6)
——谈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用手说话行不行?	(10)
——谈手势语的性质和作用	
黑话是不是语言?	(14)
——谈隐语及其作用	
什么叫“雅语”、“客厅语”?	(17)
——谈阶级习惯语	
为什么要换一个说法?	(21)
——谈语言的禁忌现象	
声音是怎样表示意义的?	(25)
——谈语音和语义的关系	
老年是一件痛苦的事吗?	(29)
——谈语义的演变	
猫头鹰是“哭鸟”吗?	(32)
——谈词的形象性	
是谁把话说颠倒了?	(36)
——谈语言中的词序特点	
胸中能装一根竹子吗?	(40)
——谈成语及其特点	
外国人的名字为啥那样长?	(45)
——谈名词的翻译	
词语能混异为同吗?	(49)
——谈同音词的特点	

语调是语言的“灵魂”吗？	(53)
——谈语调及其作用	
各地方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话？	(56)
——谈方言的形成	
地方戏要不要改用普通话唱？	(60)
——谈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	
普通话为什么要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64)
——谈普通话形成的社会条件	
有没有难听的语言？	(68)
——谈语言和感情的关系	
语言能不能革命？	(72)
——谈语言的全民性	
帝王能不能改变语言？	(76)
——谈个人对语言的作用	
语言是自然有机体吗？	(80)
——谈语言的社会性	
什么叫“爱斯不难读”？	(83)
——谈世界语及其作用	
哪种语言最古老？	(86)
——谈古代的语言	
全世界的语言会统一吗？	(90)
——谈语言发展的前景	
机器能进行脑力劳动吗？	(94)
——谈机器翻译	
能用言语指挥机器吗？	(99)
——谈语言学为生产服务	
语言研究有什么实际意义？	(103)
——谈语言学和四个现代化的关系	

动物界有语言吗？

——谈语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

我国有句俗语叫做“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好似说，除了人类之外，动物界也是有语言的。在我国古代，甚至还有过一个“公冶长知鸟语”的传说。据说，有一天，公冶长这个人正在屋子里读书，忽然窗前传来了鸟儿的叫声：“公冶长、公冶长，南山坡上虎拖羊，快把死羊搬回来，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闻声跑去一看，果然，南山坡上有一只被咬死了的羊，就拖了回来。在神话、童话、寓言这种体裁的作品里，更是把一切动物都写得象人一样，个个都是能说会道的。这类小说真是“能言鸟”、“能言兽”自由自在活动着的广阔天地。在语言里，我们也常见到象“檐前雀语”、“鸟语花香”之类的熟语，这好似说，动物是能说话的，而鸟类是一种很会说话的动物。

其实，这些都是不可靠的。因为，就我们目前的科学水平来说，还拿不出足够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点：即动物界也有跟人类相似的语言。就以“能言善语”的鸟儿来说吧，一群麻雀落在电线上，它们总是叽叽喳喳，各自不停地而且是同时地“说”着话，可见，这不会是象人类一样的交谈或对话。这种鸟语跟人类的语言不是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与逻辑思维相联系的语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它

是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之一。语言的产生，需要具备这样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必须具有进行社会交际的迫切需要，而动物界虽然有群居的特点，但并未组织成为社会，它们和人类是极不相同的。所以，恩格斯曾指出：“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种动物感觉到不能说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个缺陷。”^①而人类呢，由于有社会化的劳动，因此没有一种语言来作为社会交际的工具，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共同的劳动，就促使人类具备了产生语言的条件。第二，语言的产生还必须在生理条件上，具备发音清晰和能够发出相当数量的不同声音的能力；在心理条件上，又必须具备逻辑思维的能力，足以为语词准备必要的意义要素。然而，这两个条件也只有人类在进行社会劳动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成熟。劳动，使人类解放了双手，直立起来走路，这看来很平常，可是意义重大！因为，这样一方面促进了人类发音器官的进化，使自己的口腔与喉部气管的通路形成一个直角，不象四脚动物那样连成一条直线，这就有助于人类在发音时能形成更多式样的阻碍，来控制气流，从而发出更多式样的声音来。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人的思维能力和意识的发展，因为直立起来以后，人类的视野扩大了，站得高看得远，使他能比四脚动物获得更多的视觉印象；而解放出来的双手，又在劳动中和各种东西接触，使得神经系统受到了更为多种多样的刺激，从而改进了自己的反应机能，锻炼了区别和认识事物的能力。这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大大地促进了思维能力和意识的发展，为语言的产生准备了物质基础。至于各种动物，由于没有社会性的劳动，因而未能完全具备以上所说的种种条件。它们的发音能力是很有限的，不

能象人一样发出大量不同的声音来；它们的思维能力是较低的，不能脱离开具体事物的形象、凭借事物的信号（语词）来进行思考。因此，就难以具有跟逻辑思维不可分离的语言，来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

当然，这不是说动物根本不能用一些不同的叫声，来传达出一定的感情。细心的观察，能使我们发现，鸟兽虫鼠等等都有一些不同的鸣叫声作为信号。例如招呼同伴、表示喜悦或遇到危险时，它们的鸣叫声是有差别的。据说四川省有一位粮仓管理员，曾学会了用“鼠语”来帮助捕鼠。有一次，他看到一只老鼠在屋角伸出头来探望，然后又在屋梁上巡察一番，才发出一种柔细的吱吱声，接着就有三只老鼠应声而出。另一次，他看到老鼠争食时，发出尖叫声，接着就跑出几只老鼠来趁火打劫。又有一次，他看到一只老鼠觉察了“敌情”，马上发出了急促而粗放的声音，周围的老鼠听到后立即都逃走了。这样，他就通过模仿“鼠语”，用“约伴”声诱捕老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又据说有一个法国人，曾利用“乌鸦语”来为农业服务。有一次，他处罚一只被捉住了的乌鸦，并且，用录音机将这只乌鸦在拚命挣扎时发出来的痛苦的凄叫声，记录了下来，然后拿到田间去播送。结果，扩音器一响，远近栖息着的乌鸦，立刻大声惊恐地飞得一只不剩，经过十天，这群乌鸦也没有敢回来，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农作物不受其害^②。

但是，不管怎样，这种鸣叫声还远远不能称之为语言，它不过是一种条件反射罢了。有人曾作过这样一个试验：把一只小鸡扎住，小鸡就挣扎着发出尖叫声，母鸡听到后就马上急了起来，想方设法解救。可是，如果用厚厚的玻璃罩把

小鸡罩住，使母鸡听不到尖叫声，这只母鸡却若无其事地在玻璃罩外走动，它虽然看见小鸡在里面挣扎，但却并不意识到小鸡遇到了多大的危险。由此可见，母鸡并没有逻辑思维的能力，而小鸡的尖叫声也并不就是语言，它只是与遇到危险相联系的一个声音信号罢了。

所以，我们说，动物界是没有语言的。不但没有语言，而且也学不会人类的语言。经过训练的猴子听到主人喊“打滚！”它就在地上打起滚来，这并不是猴子学会了人的语言，而仅仅是因为经过反复的训练以后，听到“打滚”这一组声音，就作出这样的一种反应来而已。在印度，曾多次发现过“狼孩”，即自幼被狼叼去而在母狼抚养下长大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叫卡玛拉、另一个叫阿玛拉、还有一个叫拉穆（名字是捕来以后取的），他们的嗅觉、触觉都高度发达，住在医院里很多年，学会了吃和玩，但不能说话，只能用嗥叫声来表达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有一个“猴孩”，这个男孩在猴群中生活了多年，是布隆迪的农民在四年前发现的，取名为约翰，估计约八岁，他身上大部分地方长了毛，靠四肢爬行和跳跃，农民们经过激烈地追赶，才算把它捉住。现在，他已学会用两脚走路，学会了吃人类加工制造过的食品，但是还不会说话。虽然他们是人类生下来的孩子，但是由于脱离了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掌握人类的语言。上面提到的卡玛拉、阿玛拉，他们没有能学会人类的语言就死去了。所以，斯大林同志指出：“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许多自然科学家曾对动物进行过实验，即便是高等动物，如猿类；即便是口对口地教它学话，但是，结果都未能学会人类的语言。经过多次这样的实验，其

结果是：它们根本不能进行有联系的谈话，它们的言词仅限于以同样的方式重复的单个的声音或叫喊，如此而已。在学习语言上，最聪明的要算鹦鹉了，但是在经过反复训练以后，也仅能以十分不象样的声音重复几句话罢了。鹦鹉学舌，但不可能真的学会人类的语言，它所能学的也是十分有限的。

由此可见，语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动物界是没有语言的。所谓“鸟言兽语”，毕竟是跟人类的语言不同的。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961年版，第140页。

②参阅：《中国青年》1964年第五期，路明：《利用鸟言兽语为我们服务》。

沉思的时候是在说话吗？

——谈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有些人性情活泼，爱咕咕呱呱不停地说话，一打开“话匣子”就收不起来了。但是，也有些人，性格沉默，不喜欢多说话，人们常常形容他们说：“一天到晚可以不说一句话。”这里，我们要问：一个人真的能够一天到晚都没有说一句话吗？不，这是不能想象的事！

也许有人能举出周围生活中的实例来作证据说：某地有某人确实能做到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也许还有人会举出小说《红岩》中“华子良装哑巴”的例子来，说华子良为了革命的需要装了好多年的哑巴，在漫长的岁月中，没有说一句话。看过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读者，也许更会说，鲁滨逊一个人飘泊到没有人烟的荒岛上，根本没有人来跟他说话，在很长的时间内，他生活得象死一样地静寂。当然，在那样长的日子里，他也就没有说过一句话。在一九七四年，日本曾发现了两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散失在国外的人——受武士道精神毒害的日本侵略军官兵。其中一个原日军少尉小野田，在菲律宾卢邦岛的丛林中独自生活了二十九年；另一个是日本士兵李光辉（台湾籍），匿居在印尼莫罗泰岛的丛林中共达三十年。这两个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在失去联系以后，在无人的荒野中躲藏了半辈子，在这么漫长的岁月中，

他们唯恐被当地的革命人民发现和抓住，因此，就根本不会跟别人说过一句话。诸如此类，无论在文艺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怪例确实是可以找出不少来的。但是，这样的例子能真的证明他们确实没有说过话吗？不能！因为在事实上，无论装哑巴也好，独自一个人匿居在丛林中也好，他们同样是不能离开语言这个伙伴的，原因是他们不可能完全停止思想活动。只要人的思想没有停止下来，那末作为思维的工具和思想得以依存的物质外壳——语言，也就仍然在被使用着，因而他们也就仍然在说着话。

但是，为什么在生活中能给人造成所谓不说话的印象呢？原来，一般人所指的“说话”，只是“出声的”说话，不管是大声还是小声，总之是别人能够听得见或看得出的。其实，说话除了有出声的以外，也还可以有“不出声的”说话。当一个人默默沉思的时候，他就是进行着不出声的说话，也就是所谓“在心里”、“在肚子里”说话，这样的说话，别人是听不到的。在心理学中，一般把出声的说话叫做“外部言语”，因为它是由声音这种物质材料传达出来的，闻之有声，感之有气，用仪器记录下来就成为可以捉摸的声浪曲线。至于不出声的说话呢，心理学中称之为“内部言语”，因为它是无声无气的，听而不闻、感而不觉的。默读、写作、思考问题，这都是在进行不出声的内部言语。好些作家在描写旧社会中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想当面指斥地主、资本家，而又克制着没有骂出口的情况时，常常这样写道：“话已经到了嘴边，但终于又咽了下去。”那末，这种被咽下肚去的“话”，也就是这种“内部言语”了。

有些科学家曾经对“内部言语”做过这样的实验：他们

把钢针状电极，嵌入人的舌头和下唇的肌肉里面，然后叫他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一次用口算，一次用心算。结果，心算的时候虽然是默不作声的，也看不到言语器官有什么明显的活动；可是，这种默默的心算，仍然引起了电位的或多或少变化，并且刚好是和口算时所引起的电位变化情况相符合的。由此可见，一个人静下来，只进行思想活动时，他也仍然是在说话的，不过这种说话是“内部言语”罢了。这样看来，一个人可以整天不说话的想法，自然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因为除非这个人完全失去了知觉，或连梦也不做地昏睡不醒，否则他就不可能完全停止思想活动，就不可能没有“内部言语”。

所谓“说话”是什么呢？“说话”就是人们选择语言中的词，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将这种词组合起来，造成连贯的句子，以记载和传达出思维这个内心活动的结果，即思想的。所以，思维这一内心活动是始终不能离开语言的，它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才能实现。没有语言材料，就不可能有思维活动，因而思想也就不可能产生和形成。斯大林同志曾告诉我们：“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①所以，假若一个人在进行思考，那末，他就是在使用语言，也就是在说话。语言，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啊！人们一刻也不能离开它这个神秘而又平凡的伙伴，因为有了它的参加，人类的生活简直是不能够设想的啊！

可是，另一方面，语言也一刻不能离开思维，没有思维

也就无所谓语言。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不论语言或思维，自己都不能形成一个特殊的王国……它们仅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已。”^②它们是始终结合在一起以反映社会现实的。语言也罢，思维也罢，它们是一起在人类的劳动中产生的。由于劳动，由于产生了语言和思维，这才使人类跟动物区别了开来，并组织成人类社会，一直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进步程度。所以，它们对于人类发展的功劳，是多么巨大啊！

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71年11月新版，第3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圣麦克思》一文。

用手说话行不行？

——谈手势语的性质和作用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碰到一些善于说话的人（当然，演说家和演员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不但能把话说得既清楚又生动，而且在说话的同时，还很会运用丰富而多样的手势或姿态，来取得表情达意的更好的效果。是的，说话配合适当的手势和姿态，不仅能够吸引听话人的注意力，而且也能够把话说得更加有声有色，使听话人通过视觉的帮助而获得特别深刻的印象。所以，善于说话的人总是不会放弃对于手势和姿态的运用的。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十大“教授法”中，就有“以姿势助说话”这一条。因此，怎样以恰到好处的姿势来助说话，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演说家、演员、人民教师都有责任总结出一套实践经验来。

但是，在十九世纪的德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冯德却提出了一种“手势语”理论。他认为原始时代的人类是用手势说话的，而声音倒是伴随着手势而来的辅助因素，直到后代才倒过来，即在声音这种辅助因素上发展出有声语言来，并使手势退居辅助因素的地位。这真是一种喧宾夺主、颠而倒之的语言理论！然而，有个苏联语言学家马尔（1864—1934）竟赞成这种理论，他甚至荒谬地解释说：原始人用手接触外界事物时的不同姿势，就成了代表被接触事物的符号，所

以，在那时，人的劳动和说话是统一的，还没有分工，劳动的时候也就是同时在说话。并且，他居然还捏造出一个结论说，这种情形差不多延续了一百万年到一百五十万年之久，就是说，在这么漫长的岁月中，人类是象哑巴一样默默地生活着的。马尔由于是当时苏联的学阀，因此他的这种荒唐的“理论”甚至是不容提出异议的。直到1950年，斯大林同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批判了马尔和马尔学派，这种错误理论才得到了清算。

那末，这种手势语理论为什么是根本错误的呢？因为，首先，它否定了有声语言的第一性。科学史证明：在人类社会中从来没有过劳动和说话统一在一起的时代。古时候的生产力水平是很低的，不难设想，用手说话是会直接影响劳动效果的。所以斯大林同志指出：“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哪怕是最落后的社会，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①其次，人们可以想见，手势语的内容是很贫乏的，它的表现能力是很有限的，许多东西不是用手势可以表达得出来的。同时，如果在黑夜里、在有障碍物挡住视线的地方，手势语也就无从应用。这种性质的“语言”，怎么能够满足人们进行社会交际的要求呢？再次，人类接触外界事物时的姿态就变成代表这种事物的符号的说法，也没有充足的根据。一切动物难道就不接触外界事物吗？但为什么没有产生这种情况呢？例如猴子是一种相当聪明而灵巧的动物，但为什么也没有这种情况呢？所以，先有手势语，然后才有有声语言，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认为，人类的语言一开始就是有声语言。

为了生动而形象地来驳斥这种理论，我们不妨说说《格